

我的食羊小史

苏 北

吃羊肉最好在北京吃。有大红门楼的名店当然好，胡同里的小馆子也不错。一只铜锅，清水。几份羊肉，一点蔬菜。甜蒜，麻酱，韭菜花。最后再来两块烧饼，足矣。

外地吃羊肉太复杂。在四川那成了麻辣火锅了。合肥吃涮羊肉，弄了很多的香油和蒜泥，很多人还喜欢这样吃，我见了真是无语。只有在心里默默遗憾：他们没有在北京生活过。

我这辈子，值得一点高兴的，是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而且在北京生活，一定要是青年的时候。青年精力旺盛，什么都不怕。

那时在北京的生活有两个特点，一天是外的时间多，回家就一张床，倒头就睡。二是大多同事、熟人都是外地人。四川的，云南的，贵州的，甘肃青海的，东北那查兒的；连新疆、西藏的都有。每人操着自己家乡的口音，自说自话。再一个就是报社的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日没夜。时间长了，每个人都不愿意回家。有人并没有事，可也在办公室耗着。这就弄得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多，一日三餐在外吃的多。日久天长，朋友、同事之间好得能胜过兄弟。那时除了吃小炒，京酱肉丝，蚝油生菜外，就是涮锅子。我工作的公主坟，有一家羊肉馆，叫益寿福，似乎是一家老字号，生意比较好。我们正正规涮肉，一般都是在这一家。有个大红的雕花门楼，进去一个大厅，一般来说都是食客如云，人声鼎沸。我们绕过人缝，进入包间坐下。有人开始点菜，其余的人都脱了大衣，挂在椅子背上。锅子上来，一会儿便热气腾腾，大家你追我赶，涮肉的涮肉，喝酒的喝酒（没有重要客人一般喝啤酒），没有半个钟点，十几盘肉下来，每人身上都热了，上脸的脸也红了。这时气氛一般比较好，大家从容说些闲话，更多的是笑话。北京人爱侃，因此从头至尾，笑声不断。我的部门头儿李兄，长得膀大腰圆，相貌堂堂。他是老北京人，可能有点满族血统，能吃能喝，一般要三四盘羊肉，再来两大扎冰啤，才过瘾。他每天鞞个鞋片，走路踢踢踏踏，拖着个沉重的身子，三十好几的人了，不结婚生子，喜欢俄罗斯音乐，喜欢去弄马。每年要办好几次内蒙的呼伦贝尔，去就是为了看马。他

吃饱喝足，面带酡红。他长得真是十分俊美，这时若用“腮凝新荔，鼻腻鹅脂”形容他，听起来肯定不妥，但真实情况就是那样。

吃完出来。北京的冬天饭馆都挂着门帘（是那种厚厚的挂毯），门也是两层——大门之外，做个套门，从两侧开门，——我们掀开挂毯，走了出来。这时一股寒风迎面扑来。北京生冷的冬天就是这样。可是心里快乐无比，身上满满的热量，被这冷风一吹，人真是舒服极了，嘴迎着寒风，可身上一点也不冷。真有一种“把酒临风”的感觉（这只是感觉哈）。

现在人到中年，过去许多年记得的一句话，可并不能真的体会：“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现在对这句话已有所理解。想想这句话，放在我们那时酒足饭饱出门时的感觉，真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但到北京出差还是多的。我们总部的培训中心在展览路，对面有家羊肉馆，叫百万庄园。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他家的羊肉真是极品。不知是羊身上的哪个部位，我只知道入口即化，极嫩，极香。价格贵得要死，一盘要九十八元。那么大大的卷子，松松地放在一大盘里，看起来挺多。你夹起来往锅里一放，立即就熟。可那么一大卷，只剩下一点点。蘸上麻酱，那个香啊！我有一次请一个美女同事吃饭，她长得瘦弱俊美，可吃起来了得。我先一人要了两大盘，没有三下五除二，没了。我又要了两盘，两人边聊边吃。她原来在省里工作时和我同桌，整天趴在桌上睡觉，迷迷糊糊的（脸上老睡出印子），后来忽然有个机会，调入北京，人象突然醒了，一身的工作热情，马上显出职业女性的样子。她脸小身

壮，极有能量，吃起来玩命。最后两人给吃了一千多块，我心那个疼啊，所以怎能忘记。

在北京工作，我还跑了全国的许多地方。说羊肉，当然是西北的好。九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到新疆，当地银行同志带我到南疆去，中途路过库车。库车的行长是汉族，可人热情得像个王爷，他非要带我去看原始森林，我看到了，就是一片胡杨林。之后到塔里木营业所去吃饭。我只记得下车一脚下去，鞋就没了。路面上全是浮土。进到营业所的院子，正在杀羊。羊刚杀一半，那个行长见了说，重来一只重来一只。他是嫌这只羊岁数太大（不知他怎么看出来的），要一岁左右的羊才嫩。过了一会，果然重新拖来一只，杀羊不费事，一会儿就好。下锅白水煮，煮熟捞起，趁热吃，只要蘸一点点椒盐。

那顿羊肉极香。因为我是主客，主人肯定把最好的给了我。记得是边吃边跳，——他们从街上找来个弹三弦的，给他些肉吃，之后他便卖命般地弹奏起来，还有几个大妈，都极胖，可跳起来灵动可爱。我借着酒劲，也上去乱舞了一通，抓着她们的手，一脚颤动，一边手从头上绕圈，还真有模有样的。这个记忆深刻，是因为只吃羊肉，没有别的菜。而且羊肉极热，香气绕梁。几块下来，便饱了。

有一次在青海，是个周末，当地朋友一定要我去一个叫互助的县，全称是互助土族自治县。车开了很久，经过很多光秃秃的山。再往前，就见到森林了，还有一条大河，不知叫什么名字。沿着河岸开了很久，到了一个地方，原来是个农家乐的玩意，我们在那看看，还模仿当地风俗，假装结婚了一把——把一个年轻的姑娘背

着跑了一圈。那个假新娘，见我人老实，最后竟偷偷地把自己的一个旧荷包塞给了我，弄得我挺激动。这个荷包，绣得很漂亮，现在还挂在我的书橱里。这一回让我长见识的，是杀羊。半上午没事，就在林中瞎转悠，忽就见到人家杀羊。杀羊对当地人，真不是一个事。整个过程一滴血没有，不像杀猪脏兮兮的，还嗷嗷叫。杀羊没有多大动静，我几乎没听到什么声音。一只羊整干净也只二三十分钟的光景。羊肉割成几大块，放在摊开的皮子上。那一整张羊皮真干净。那个杀羊的男子，一会儿把小刀衔在嘴里，一会儿又轻轻割上几下，非常从容和平静。他不像是在杀一个活物，而是像在整理一件东西，很有条理地整理一件东西。

十几年前到内蒙，在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个蒙古包里，吃羊肉喝酒。我拿了一个一大块的扁骨，用手撕上面的肉吃。边吃边喝草原白（一种内蒙产白酒）。坐在我边上的一位朋友，是当地人，他非常热心地教我如何剔肉，用小刀一点一点地剔肉吃。在内蒙做客，骨头上的肉吃得干干净净，越代表对主人的尊重。我跟他学，把一块骨头剔得干干净净，仿佛晾晾干就可以是一件装饰品了。

我喝了一点酒，头晕，就走出蒙古包，出来走走。蒙古包是搭在一个草滩上的。那个草滩非常大，我就沿草滩走。走了很远，一直走到了天边（那时回望我们的那个蒙古包就只有很小的一点了）。我躺到了草地上，那么大的一片天。我耳边是风的声音。我看蓝天，看白云。听自己的心跳（酒后的心跳）。听大地的声音，——大地有一种遥远的持续的轰鸣声。听身边一群卧着的花牛的反刍声和呼吸声（牛的呼吸非常粗重）。

我躺在草地上，躺了很久，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遥远。

当然，在已过往的岁月里，我还多多少少在另一些地方，吃过无数次的羊肉。但都不能记下。我记下的这些，多是发生在我的青春岁月。说是写羊肉，其实是纪念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已经过去。我怀念我的青春。

2018年1月31日



田舍山林图

（油画）

陈钧德

风土记

红菜薹，白菜薹

舒飞廉

成无数的单元，如果还算是蛇的话，已经是一条负戴着种种现代性景观的奇羽羽蛇了。宝通寺的灯火院落就是其中受命表现“传统”的一个单元，弥勒佛、如来佛、燃灯古佛、观音们的坐殿也并不见得就比附近高校“研究僧”们的宿舍宽敞，和尚师傅们也只有在亭亭的洪山宝塔之下，见缝插针地开辟几块菜地，去实践马祖大师与百丈禅师“昼而农，夜而禅”的丛林修禅遗训，声名赫赫的宝通寺菜薹，大概每年只能种出半亩的样子。

我常常去宝通寺，为儿子的幼儿园考小中考高烤烧香，爬洪山宝塔，一身热汗地下来，会对着被铁丝网围起来的菜薹流口水——像我这样流口水的香客与居士一定不在少数，不然，何来铁丝网惹尘埃？和尚们不养几朵藏獒守护这武汉第一珍宝，就算够对得起我们的了。我只能学着阿Q在心里想：“菜薹好吃，但有口福的师傅们，你们敢用腊肉炒吗？没有遇到腊肉的菜薹，就像没有放花椒与辣椒的成都火锅，没有遇到恋爱的美女，多可惜。”和尚师傅们大概也知道了我们的贪嚼痴，他们果断地修改了“正宗菜薹”的故事脚本，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能听到宝塔下的宝通寺钟，在钟

声里长大的菜薹其实也是蛮正宗的。对，菜薹不是一股子苦味吗？这个苦味其实就是禅味，在和尚们的念经声里有，在普渡众生的寺钟声里，有啊，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妙哉斯解，乖乖，真是吃一箸菜薹，都可以悟一个禅。

然而，然而……就是将宝通寺钟声覆盖的全武昌，拔去高楼名校种成菜薹田，也是不够武汉人民和全国与武汉相关的人民，伸出箸筷揆揆的啊。只能说，由宝通禅寺流出的红菜薹细羽一般的种籽，很快扩散到周边的江汉平原，这些村庄的菜地里，种出来的红菜薹，虽然望不见宝塔，听不见钟声，但极目楚天舒，楚天里的每一棵草木，也是有佛性的啊，我相信，世界上除了宝通寺的大和尚，也很少有人舌头能知道什么是“正宗”的洪山菜薹吧。

所以，我家以前也在寒冬时节，在球白菜、莴苣、胡萝卜、蚕豆苗、麦苗中间，开辟出几分类薹地，三九四九霜雪交错的时节，也能每天下午掐出一担盈盈紫玉的红菜薹，第二天清早由父亲用自行车载到肖港镇集市，由菜贩子买下来装上人货混杂的绿皮火车，运到汉口江北的大智门火车站，

分发到各菜市场冒充“正宗洪山菜薹”发卖。冬日的木头餐桌上，有田园里的萝卜白菜，池塘里的莲藕家鱼，又有年猪豆腐，应接不暇，其实轮不到红菜薹称兄道弟，母亲偶尔炒一碗出来，我们都不太爱吃，父亲下酒，也不吃它。我们觉得有一点苦。武汉人不会吃东西，总爱吃苦瓜、菜薹这样有苦味的名堂，相信他们夏天时，不小心煮到苦的瓠子，也会很开心吧，满城的智障啊……我相信父亲嚼着花生米时，是这么想的。三十年后，我也做了武汉人，我也爱吃红菜薹了，才慢慢明白，它是在无数的大鱼大肉，无尽的浓香甜美里，才以清腴微苦出格，加上腊肉在味蕾中爆发的奇妙曲线，紫袍加身，成为酒席之上的王者的。这就像《红楼梦》里宝玉少爷与黛玉姑娘谈的禅，没有泼天的富贵，谈什么啊？也像欧洲知识分子谈后现代，没有亚非拉的血汗工厂，谈个毛线啊。

当年我最爱的一道菜，其实是母亲炒的白菜薹，我们老家的黑杆白菜，肥壮厚实，等到霜消雪化的早春，放弃绿叶的事业，开始专心地抽薹开花，准备实践十字花科植物繁盛的生育。花苞刚成型的时候，菜薹会有拇指粗

马上要开春了，这两天总结、盘点一下春节前后的2月花事，在我个人的花历日志里，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再也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

郑州开春第一花一直是辛夷花，梅花与小桃开花慢半拍。大别山里人，老表把辛夷和灌木结香花，一并称之为报春花或迎春花。郑州有辛夷和白玉兰了，结香花迟些。根据我个人有限的观察，十多年来，辛夷开花的日期如下：

2003年2月24日，紫荆山公园的大辛夷开花；

2007年暖冬，春节大年初一，2月13日，公园大辛夷开花，与上海报道白玉兰开花在同一天；

2011年2月23日，《大河报》报道，城市西区有玉兰花开。3月2日，公园大辛夷才开花而受寒合拢，经过一场雪，雪后放晴，3月7日下午，辛夷花冉冉开放；

2013年3月5日，惊蛰当天，公园大辛夷缤纷开花；

2017年2月18日，雨水节气当天，紫荆山公园辛夷、小桃同时开花；

19日，西区兴华北街的行道树紫玉兰开花；

2018年2月24日下午，经过东区大绿地见辛夷开花；25日，有结香开花；慢了一步，到26日的下午，紫荆山公园大辛夷见花。

我以前写文章都说，辛夷开花，是本地东风第一枝，梅花现在给我发难了，它不同意。以前一直是辛夷、玉兰先开，梅花和小桃慢一步的。可是，严格地说，实事求是地说，近几年来，郑州分明已经有梅花开在了辛夷和玉兰的前边。

梅花在岭南，在江南和西蜀，先于辛夷、玉兰开花，这不是问题，但是在中原和北方不一样。还按照我的观察说吧，至迟从2000年算起，郑州紫荆山公园在大辛夷旁边，漫坡地上栽了一片不大的梅树，多年也长不好，凄凄惨惨地开花，年年发花于3月初，明显晚于辛夷花。你拿它对照《梅花喜神谱》是对不上的。同样的梅花小树，3月开花，在市人民公园也是的。然而，在近些年情况发生变化——约摸在2013年左右，本地加快了城市绿化升级的步伐，开始大量露天植梅，半大的梅花树一批接一批运道过来了，东区的高校园区一带，梅花与红叶李、美人梅、榆叶梅混合一起，外加樱桃、樱花、杏花、桃花烂漫开花，令人傻傻分不清了！今年元月，郑州一连四次下雪，但紫荆山公园“梦溪园”里南方迁来的一双早梅，从冬至开花，愈冷愈开，凛然挑战着冬冻冬寒，至春节花开满树，活生生上演了一幕“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情景。这里紧邻着我的单位，况且出于好奇，从园中园“梦溪园”开园之日起，我发现这一双早梅，每年春节前开花，并且越开越早。郑州多少年，有名是四大公园的，包括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可这些年来，绿地和公园的数量翻番。也不止是新东区，就连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公园，存在近十年了，其实就是小片绿地，这两年也不停地在收拾与改造，曾经的石楠、桂花等等被移去了，变身成为以梅花为主题的廉政公园。这里各种梅花都有，春节前，早早有黄心白梅凌寒而开。此外，西南郊紧依着南水北调干渠的郑州植物园，露天梅花龙游梅，开花也开在腊月里。

我写过《冬树四花》——枇杷、蜡梅、柃树和四季桂，说明四季有花的情景已经在郑州实现。当时下笔还是很保守的。这两年，我看得更仔细了，今年又仔细盘点，逐一罗列出11月入冬至3月初开春，冬天四个月，郑州次第开花的水本花木十三品，它们依次是——小乔木的枇杷、柃树、四季桂、山玉兰和梅花，灌木有蜡梅、阔叶十大功劳、贴梗海棠、八角金盘、郁香忍冬、月季花、蔷薇花、迎春花。

为什么梅花重回中原，焕发了新

细，两枝多长。姐姐去掐一大把回家，指头捻动，轮转剥掉皮，留着枝头的花苞，用井水洗净，交母亲用三四块腊肉炒出来，就会统治当晚除花生米之外，我们家的餐桌，我们兄妹每个人，大概也只能分到三四根的样子吧。此夜的白菜薹，与大名鼎鼎的红菜薹比较，清香、脆嫩、腴美皆不逊，只是一段苦意思，却被置换成了清甜，绕梁三日。这一番滋味，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我们贫穷、清寒而又温情的乡村生活的一个象征。哪怕是，春暖花开，我们一个个吃菜薹的小孩，吃下糖塔，在村后的树林里涨红脸拉下弯弯曲曲的蛔虫堆栈时，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们连接起来：我们吃到的蛔虫卵，大概也是由田园的五谷轮回里得来的，黑杆白菜可是承受农家肥的大户，所谓道在屎溺中，正如之前，禅在红菜薹里，是一样的吧。

高三的一年，寒假结束，我去和平二的公路边搭车，到孝感读书，妈妈让我用饭盒带菜，没有给花生米，也没有放咸鱼块，而是装了满满一铝饭盒腊肉炒的白菜薹，整整齐齐，柴堆似的。我挤上春节后罐头一般的巴士，夕照中来到学校，正好赶上食堂开晚饭。窗口上买了三三两两，没有打菜，与几位同学一起就着白菜薹吃饭，饭粒硬得像子弹，菜薹还是温热的，并没有晾凉。吃饭咽菜，想着数月之后的高考，我一时眼里潮潮的。我明白，这一盒白菜薹，大概是不识字之母亲，对她由乡村里出来的，即将面临人生大考的大儿子，能做出的最大的宠溺了。

2018年2月12日，孝感，农丰四村

草木散记

谁是东风第一枝

何 频

容？竺可桢先生曾考证梅花自唐代以后退出中原，直到1950年代开头，郑州人民公园方才植梅成功。“汉唐时期，梅树生长遍布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方志中，有若干地方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以前那里曾有梅树而命名的。例如陕西郿县西北30余里有梅树岭，因唐时有梅树故名。山东平度的州北7里有一座小山，称为荆坡，据说曾种了满山梅树。目前鄆州、平度均无梅。河南郑州西南30里有梅山，高数十仞，周数里，闻往时多梅花故名。现已无梅。解放后，郑州市人民政府在郑州人民公园栽种梅树已获得成功。郑州在1951年至1959年期间，每年绝对低温在-14℃以上，可以说是目前梅树的最北界限。”（《古今气候变迁考》）从历代方志中检索各地物候的方法，以此来推测气候变化，这是竺可桢先生的一大发明。但他的概括，也是有疏漏的。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现在有不少资料，证明了北宋年间，中原和开封的气候暖化，气温反弹。宋徽宗闹花石纲，从南方和东南移大树，搜罗奇花异草，梅树遍植岳岳，造“梅岭”和“梅渚”两大景观。“艮岳梅岭、梅渚是皇家园林中规模最大的梅花景观，也是北方地区历史上最为盛大的观赏梅林，反映了宋代以来梅花在整个园林植物造景中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这一盛大梅花园景出现在一个盛世浮华急遽落幕的悲剧时代，从兴建到被废，只是弹指十年间事，令人感慨万千。”（程杰：《中国梅花名胜考》，中华书局2014年5月第一版）气候在不停波动中，还有一个例子，开封老辈桑凡先生生前，前些年连年在自己院子里尝试植梅，梅花都长不好。他对我说掌故，曾谈及解放前开封没有牡丹，盐碱地天冷风沙大，种不成牡丹。但1980年代来后，开封禹王台公园大片牡丹和日本晚樱种植成功，此地牡丹花色不亚于菏泽牡丹。《全宋笔记》第三编之七，有《中吴纪闻》一册，记录北宋花石纲史实颇多，其中“宋氏盛衰”一节，专说朱勔“因赂中贵人，以花石得幸，时时进奉不绝”而发家。那时“盘门内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牡丹花开季节气象不凡。还是说梅花吧，竺可桢先生寄予厚望的，郑州1950年代所植梅花，并没有延续下来。不仅人民公园至今不见六十年左右的梅树，整个河南省，老梅树的记录都几乎是空白。而新世纪开头陆续植梅造景，得益于近些年小气候变化，郑州秋冬多雨，中原地界变湿润了。尤其治污防霾开始，大小城市，一年四季，洒水车不间断喷水降尘，事实上也促使空气变湿润。不止是梅树和梅花，乌桕、香樟树、重阳木、无患子、红叶石楠等等，南方树木大量引进成功，已经是绿化部门受表彰的根据了。

作为南树北移的标志，梅花在郑州活稳了，且大踏步跨越黄河、海河直到北京的报道，在《燕园草木》《燕园草木补》里，也得到了印证。《燕园草木》里并没有梅花的，但《燕园草木补》，分明有红梅还有绿梅与白梅缤纷开花。呼智陶老师领衔主编的《北京园林植物识别》，出版于1993年，其中记录有梅，系亲属的落叶乔木，被陈俊愉先生指出是美人梅。

2018年3月2日，戊戌上元灯节于甘草居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